



## 走遍世界

据说由于电脑系统问题,我的玻利维亚签证未及及时办好。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玻国使馆想补办,使馆人员说到边境再试试,或许可以过关,当地导游却说没绝对把握。所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利马乘机到秘鲁古城阿雷基帕,再乘车约6小时到边境小城普诺,在玻利维亚入境处,出乎意料地顺利办好了入境手续。工作人员听说我来自中国,还伸出大拇指连说“你好中国”。我发现有一些他国游客办好签证后相互击掌庆贺。问之原因,说是能过关并不容易,所以庆幸。看来,玻国人员对我这个中国人还挺友好。

怀着愉快的心情,我开始了在玻利维亚的旅游。

的喀喀湖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交界的科亚奥高原上,是南美洲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船可通行的湖泊,湖中最大岛屿上有印加时代的神庙遗址,也是印第安人的圣湖,在属于秘鲁的湖面上,还有一大片“浮动的岛屿”,即生活在湖上的乌罗人用湖中生长的芦苇和香蒲,编织铺设成面积大小不一的“陆地”、房屋和小船,常年生活于此。“陆地”厚度约1-2米,上面竟然还有一个小足球场,当然,球会掉到水里,人行走太靠

边也可能因芦苇层厚度不够掉到水里。

离的的喀喀湖南岸20公里处,是印加文明典型代表之一的蒂亚瓦纳科遗址。蒂亚瓦纳科文化兴盛于公元3-8世纪,这里因寒冷和荒凉贫瘠,有专家认为难以为众多人口提供自然资源,因此这里应该是一处宗教胜地,而不是城市中心。这个长约1000米、宽450米的遗址是一处建筑群,太阳门和人形石柱是其文化的代表。太阳门由一块巨石完整雕刻而成,高约3米,门楣上雕有神像、秃鹰和太阳,这些神像曾在智利首都近海域和北部被发现,说明蒂亚瓦纳科的影响曾经遍及这些地区;人形石柱模样与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石像非常相似,都有厚厚的石帽,表情严肃冷漠而又令人费解。半个月前,我还在复活节岛上拜访过那几百尊默默无语的石人群像。据史料记载,蒂亚瓦纳科文化遗址命运坎坷,西班牙人占领这里后把它视为邪教之地,对它进行了大肆破坏,几十年前,遗址上的一些巨石雕像还被运走去铺设铁路路基。我凝视残墙断壁上仅有的几个完整石像,它们的表情在阳光下仿佛在哭泣。

晚上,我住在玻利维亚实际上的首都拉巴斯,其号称世

界上最高的首都,海拔3800米左右。万家灯火闪烁在山势雄浑的夜空,绵延不尽,宛若银河。

飞机飞到玻利维亚中部低海拔城市圣克鲁斯,再乘坐一架很小的飞机飞到乌尤尼小镇。这里是玻利维亚的西南部,属沙漠地区,海拔一下子高达4500米以上。我坐上当地强劲的吉普车,奔驰在硬化了的沙地上。风化的石林、红湖的火烈鸟从车窗闪过。最后,吉普车驶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纯白色的世界——乌尤尼盐沼。这恐怕是地球上最空旷平整的一块土地了,面积达12500平方公里。这是冰河时代的产物,据说4万年前,这里原本是一个巨大湖泊,干涸后就形成了如今这一奇观:冬季,被雨水注满,形成一个浅湖;夏季,湖水干涸,留下一层以盐为主的矿物硬壳,厚达数米。车子在其上面飞奔撒野,不时碾压盐粒而发出嘎嘎声。

临近黄昏,奔波几天的游人已疲倦得不想看落日,回旅馆休息了,只有我在一处积水的盐沼边守候,看“天空之镜”——由于水下是白色的盐面,天空的任何光影色彩都会一模一样地反映在水面上,水天呈现两个完全一样的景色,令人美其名曰“天空之镜”。我很幸运,看到湛蓝的天空、金黄的夕

辉直到红彤彤的晚霞,尽在今日傍晚时分的水天中呈现,美得让人窒息。一年前,我曾去过我国青海湖附近的茶卡盐湖,那里也有一片“天空之镜”,也很美,只是总面积要比乌尤尼小得多。

从乌尤尼乘车北上6小时,到达波托西市。这里被称为银都,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银矿,16世纪鼎盛时期其白银产量占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西班牙殖民者曾毫不掩饰地说,用波托西开采的白银可在波托西和西班牙本土之间建一座横跨大西洋的大桥。现在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是一种被称为“梅斯蒂索”的建筑风格,即印第安与西班牙风格混合型建筑,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所罗门圆柱”上。我走在高高低低的古旧的小街上,不时与这些建筑相遇,它们混杂在拥挤的五颜六色的民居中,难掩其精美典雅气息。我在一处老建筑开设的小咖啡馆里点了一杯咖啡,据说是当年土豪矿主爱喝的口味,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好喝,但从窗口向外欣赏古色古香的街景,一边假装内行品尝咖啡,倒也有一种唯美怀旧情调。

从波托西乘车到法定首都苏克雷不远,本来只需3个小时,但途中山路被几辆大卡车

横向堵住了,原因是这里的人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几天前政府发布的税收政策。据说这种阻碍交通的抗议活动可持续二十四小时,超过时间才算违法,警察才会干预。我们的领队是当地人,很聪明,打听到对面有一辆日本游客的大巴从苏克雷来也被堵住,过不来,便安排中日两队游客下车走过示威堵车处,换乘对方的车辆到各自的目的地,明天再互换车辆。于是,用了约5个小时,我到达了苏克雷城。

苏克雷作为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助手,为玻利维亚的独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被选为玻国第一任总统,并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城市,1839年,苏克雷成为玻利维亚首都。这个城市有“白色城市”之称,大部分建筑为浅白色,苏克雷大教堂、瓜达尔圣母小礼堂、圣拉萨罗教堂、“自由之家”建筑物等均为著名建筑,圣弗朗西斯科·哈比埃尔大学是美洲最早的大学之一。整个苏克雷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说玻利维亚国家目前总体经济不好,但我走街串巷看到商店物品挺多,人们看起来也挺精神。在一处大集市,上下四、五层,熙熙攘攘,交易十分热闹。看着丰盛的水果和小吃,还有当地百姓那吃得有滋有味的模样,我垂涎欲滴。

□ 李世平



## 嘉庚小故事

## 信誉值千金

□ 陈经华

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庶母骄奢靡费,陈嘉庚父亲陈杞柏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业终于破败,欠下二十万元的债款。老人只得回国养老。

照新加坡的律法,陈嘉庚对此债不负任何责任。借钱还债是他父亲陈杞柏,不是他陈嘉庚。债权人手中的字据没有一张有陈嘉庚的名字。“父债子还”是中国的规矩,在英人统治下的新加坡既没有法律作用也没有道德的约束力,无人可以借此向他催钱逼债。

这二十万元是庶母与螟弟弄权期间增借的。陈嘉庚对他们的挥霍深恶痛绝。他对父亲企业经营不善不负责任,对举债欠款丝毫无涉。谁种的苦果谁吃,谁酿的苦酒谁喝。就是有人讨债,也讨不到他陈嘉庚头上来。

父亲已返回集美。此债已成无头呆账。连债权人都认为讨回此款无望,都自认倒霉,死心断念。

可是,陈嘉庚自父亲企业收束之日起,就暗下决心,只要力所能及,不论早晚,不计久暂,一定要代父亲还清此债。

在陈嘉庚看来,欠债还钱,理所当然。“父债子还”,作为负责人

的后代,他觉得不违道德,不悖情理;拒清父债,他倒感到有负良心。不清还父亲名下所欠的这笔债款,直接受害受损的是借钱给父亲,或让父亲拖欠的债权人。这些人,有的是业主,有的是放印子钱的高利贷者,有中国人,也有马来人、印度人。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借贷、同意拖欠出于什么动机,既是借贷,基础是相互信赖,是信誉,是互利。借而不还,让人无端受损,不管有什么法律依据,也不管有多少道理,这等事陈嘉庚绝对不干。

再说,此债不还,必然损害父亲的信誉。信誉值千金。身为嫡长子,应尽孝道。陈嘉庚觉得:维护父亲的信誉,为父亲解脱因负债不能还而引起的内心痛苦,正是自己应尽的孝道,应尽的义务。

“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这是陈嘉庚奉行的信条。代父还债,理所当然。

二十万!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金山!陈嘉庚白手起家,能还得起吗?

陈嘉庚年年、月月、日日都在盘算着如何挣钱,如何还债。

第一年,陈嘉庚获利近万元。

然创业伊始,难还旧债。

第二年,获实利四万五千元,然大多垫作资本,仍无力清还父债。

第三年,获实利十一万元,而各营业垫去资本共计把万余元,仅剩三万余元,尚无力与债主议还旧债。

第四年,每月实利一万多元。企业获利可观,决心与债主议清还之事。

消息传出,议论大哗。有人不信,有人惊讶;有人说他大信大义,有人笑他是天大的傻瓜。

1907年,当债主接到陈嘉庚商议代父还债的函件时,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当他们拿到代表承兑金银的银票时,无不惊喜交集。按陈嘉庚的提议,双方在律师处立约,登报存案。

这年陈嘉庚34岁。他独立经营才几个年头,羽翼飞凤,全部家当才几十万元。一下子拿出十之八九替父亲清还本来可以不还的呆账,这在为金钱角逐的商场上确是一件奇事,在华侨社会中,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义举。陈嘉庚也因此在新加坡获得了他始料不到的信誉。这信誉价值何止千金。

## 教子吃苦

□ 陈经华

1931年,陈国庆在新加坡圣·约瑟学校中学毕业。陈嘉庚对他的前程早有安排。他要栽培儿子当整个三巴哇橡胶厂的总经理。

陈嘉庚笃信中国传统的教子方法:天欲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不送儿子到英、美深造,而是让国庆到企业去学生意,要他自谋生计,每月发给他的薪水微乎其微,只有15元,相当于胶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给国庆定薪时,陈嘉庚对他说:“这钱虽少,但没有关系。你是在给咱自家公司做事。”

工资多少,倒不在乎。最使国庆感到大失体面的事还在后头。

在国庆要去上班的前一天晚上,陈嘉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以后上工,去不用车送,来不用车接。你要自己去赶公共汽车。”

天!他们家住加东公

园附近的米牙路,公共汽车站在丹絨加东路,其间有半英里的路程。国庆天天得用两条腿往返赶路,再搭公共汽车,不得有误。半英里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陈国庆是小伙子,手脚灵便,走就走,倒也无妨。陈国庆特别感到难堪的是搭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往返于斯格拉和市中心之间,是一种市民戏称为“六座的蚊子车”。车上的工友常常拿他开玩笑,嘲弄他,挖苦地叫他“头家子”,弄得他无地自容。

陈嘉庚完全可以用轿车顺路带国庆上工下工,但他不这样做。他要儿子跟工人一样赶路、赶车,他的目的是要儿子吃苦,受磨练。

陈嘉庚不留钱财给子孙。他认为钱财只能使“智者丧志,愚者更愚”。他爱子甚深。但爱之深,教之严。他要儿子都有自己谋生的本领。